



## 手 艺

小雪

乌云趴在树梢  
盯着他的手掌:一只紧握焊机  
另一只撑着面罩

娴熟地弯腰,低头  
一站一蹲间,他在修补 活力 的缺口

火灼着水,有十三香的味  
来不及细想,他的餐店败在了疫情的节点上  
掌勺久了  
每一件器具都握成了习惯

一地烂泥  
重拾,一点点渗入土壤的骨髓  
电焊声拔地而起

## 在香草的根须处仰望

王文辉

对植物的兴趣不高,认不了  
多少花草。上学时偶尔看到  
这个适合男生阅读的名字,香草  
在古旧的《离骚》里,有幽暗的光  
如同月亮的幻影,诱惑了我们  
最初,这是场荷尔蒙的旅行

我们自认君主,却常常臣服于香草的命运  
抬头问天,浊水濯足,这是一个族群的常态  
峨冠博带的人,终于释怀,着T恤、玩手机  
端午没到,天气热得不行,你可以来根  
香草味的冰淇淋,不是图它的味道  
是因为它的名字

在向上的路上,要默念神明的名字  
被日常琐事烦心,要大声说出母亲的名字、  
爱人的名字  
皱巴巴的衣服上,薰衣草的味道,就舒展开来  
一如你从前见过的那样

香草已经是这个时代的调味品  
我们在地球上,在香草的根须处  
仰望天空,也仰望自己 阳光照在月球上  
月光照在我们脸上,我们都是发光的

问天,也就是问自己,问在蓝色星球上的  
我和你,所谓香草、美人  
是否就是镜中的模样

## 不是所有的香都让人欢喜

阿宝

一只蜜蜂的躯体  
干瘪着依附在香荚兰上

马达加斯加加热而潮湿的味道  
以国际包裹的方式,快递到我的手上

用指甲剥开豆荚  
从我的窗台向着你的方向散发  
浓烈的,像墨汁一样的气味  
丝丝飘荡的还有那只蜜蜂的灵魂

烟草的香味会呛着我  
这种散发着墨香的草,是我和蜜蜂  
喜欢的味道  
它为此殉身,我仓皇逃窜

金黄的颜色爬满枝头  
那也可能是夏天的颜色  
不是所有成熟,都来自飘香的季节

## 草 影

丙方

五月和六月,隔了一壶  
烈性的酒。大地越发焦躁不安  
那些细碎的喘息,生长的疼痛  
漫过山峦

影子,比草长得更快  
众人的耻笑中,我常常剪出  
一棵相同的自己  
悬于门楣,或置于腰间  
令邪祟不侵

青草高过了黄土  
你独自,在江河的底下  
濯洗

## 一场滑稽戏

鬼鬼

当一株草被讴歌  
或许生命的本体已被蒙蔽  
渡头承载冷眼  
纵使留下一些不屈的性命  
与执拗的江东

讴歌不停  
是到今天还没有人敢直言不讳  
如你嶙峋的风骨。如薄命的恩宠一身  
空空。值或不值  
欢喜或悲凉  
为整个王朝抵命

传奇与锋利  
历史偏爱一派胡言  
教化成为炼狱  
你所热爱的,终将你  
毁灭

## 晴雨梅天

陈文伟

如一粒四五月未熟透的青果  
小城蹲在梅雨里

雨,滴滴答答下着  
柔了鸟翅,软了蝉膜  
我把整个身躯交给了雨  
听雨,赏雨,沐雨

青衫,旗袍  
都飘浮在烟雨的小巷中  
将自己安放在幽深处  
一朵莲在清静里独自盛开  
青砖绿瓦,与台阶上的青苔  
又绿了一分

大地是一棵绿色的大树  
小城这粒青果,等待着阳光普照  
雨声里,受惊的黄叶  
纷纷落了下来

## 月光白了

若华

家里的地是母亲扫的  
父亲总是把宿舍楼里的空地  
打扫得干干净净。每天  
就如现在的我  
在白云山脚打扫满地的落叶  
在讲身份的年代  
轻如树叶的你  
从丽水下放龙泉  
又从公安转行粮食  
公路修到哪儿  
米票就跟到哪儿  
月亮是你的路灯  
星星是你的手电筒

那个夜晚,你坐手扶拖拉机回县城  
背包掉了,天狗吃掉了月光  
有人说你贪污了米票  
而他们腐败了良知  
电影里的片段  
一场接着一场上映

公路开通了  
你把妻儿接到那个叫屏南的地方  
你的大儿子留在了那里  
留给了青山,而你的路却塌方了

从此你开始了扫地  
越来越多的空地  
扫着扫着  
月光白了,星星白了  
头发白了

## 大雨

金荷青

潮湿与潮湿  
那悲伤的愤怒被折磨得微小  
沉默与颓唐

诗人不被允许讨厌下雨  
你且躲雨

或者  
去成为一棵荆棘  
你的刺  
顽强而坚硬  
被破开的雨帘  
臣服在你脚下

当你成为世界  
再不必为爱迁就旁人